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貢舉部

科目

自三五以來貢舉之目未之聞也考諸周制乃有德行道義之舉謂之賢能又有四士曰選曰俊曰造曰進自鄉大夫司徒樂正皆論其秀司馬論其賢然後官之此周公所以垂大法也漢魏而下以迄於五代或召郡國

限其口率或令公卿舉其所知或廣示於詳延或兼許而自至正乃科級之沿革名品之差異由千有餘里蓋數十百數今之論選歷代而下亦書於斯而已矣

漢惠帝四年正月詔舉民孝悌力田者

文帝二年十一月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十五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召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

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有廉隅也

元封五年四月詔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域者

昭帝始元五年六月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本始元年四月詔内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四年四月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十一月詔曰其令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八月詔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四年正月制舉茂才異倫之士

神爵四年四月詔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元帝初元二年三月詔丞相御史二千石舉茂才異等

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元年二月名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禄歳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禄每歳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

二年三月詔內郡國舉茂才異等賢良直言之士一人

成帝建始二年二月詔令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三年十二月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河平四年三月詔舉敦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鴻嘉二年三月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
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
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二月詔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
牧守相舉孝悌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
者各一人
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元壽元年春正月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惇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四月詔公卿司隷州收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

章帝建初元年二月詔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

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月初舉孝廉郎中寛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任堪　使也典主也長謂縣長相謂侯相

八年十二月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明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公清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

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之也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有司詳選郎官寛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詔公卿内外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

人

五年閏三月詔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

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元初元年四月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

順帝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和三年九月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

隱者各一人
冲帝永嘉元年九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舉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九年正月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七月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
靈帝中平元年三月詔公卿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詔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

明帝泰和二年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

四年十二月詔公卿舉賢良

青龍元年三月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十一月詔王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五年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七年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

八年二月詔內外羣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

太康九年五月詔內外羣臣舉守令之才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詔舉賢良直言之士
七年十一月詔舉賢良
宋孝武大明六年正月詔其有懷真抱素志行清白或
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具以名聞
前廢帝景和元年八月詔曰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遯棲
信誠行義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者精加詳括
明帝泰始二年十二月詔曰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

古今敦崇孝讓者具即以聞隨就褒立

五年九月詔其有身栖隱約息事衡樊志恬江海行高

塵俗者所在精加搜括時以名聞

後廢帝初即位詔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

釣隐身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俗者侯聞嘉薦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詔若懐寶迷邦緼奇待價蓄響

藏真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

十四年正月南郊詔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

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
田並即騰奏具以名上
普通三年五月詔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太清元年正月詔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丘壑
聞達不求咸使上言
陳文帝天嘉元年七月詔王公以下其各進舉賢良
宣帝大建四年九月赦詔耆艾絕倫或妙年異等凡厥
在位各舉所知

後魏明元永興五年二月詔有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為人師者令詣京師

太武延和元年十二月詔州郡進舉賢俊各令鄉閭推舉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

孝文延興二年秋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行在所

三年冬十一月詔其力田孝悌才器有益於時信義著於鄉閭者具以名聞

太和十七年九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十八年春正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十一月辛未詔冀定二州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十二月詔郢豫二州孝悌廉義文武應求具以名聞十九年四月詔兖州刺史舉部内士人才堪軍國具以名聞六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有堪者具以名聞
二十一年正月詔雍州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貢舉

前廢帝普泰元年三月詔有德孝仁賢忠義志信者可以禮名赴闕

北齊孝昭皇建二年詔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

後周閔帝元年正月詔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別九人

武帝建德三年二月詔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人

四年十月詔諸畿郡各舉賢良

六年三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多少

隋文帝開皇三年正月詔舉賢良

十八年七月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

仁壽三年七月詔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者不限多少不得不

舉

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强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畧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録文武有職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

五年六月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絶等倫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禦四科舉人

十年五月詔郡舉孝悌廉潔各十人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四月詔其有孝悌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幷志行修立為鄉閭所推者舉送雒陽宫

十五年六月詔令天下士庶人之内或識達公方學綜

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風厲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

十七年五月乙丑詔令州縣舉孝廉茂才好學異能卓犖之士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六月即位九月詔其有經明行修談講精熟具此師嚴才堪教冑者志節高妙適用清通博聞强記終堪卿輔者遊情文藻下筆成章援心處

事端平可紀者疾惡揚善依忠履義執持典憲終始不移者京司長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刺史各舉一人

顯慶元年十月詔宜令河南河北江淮已南州縣或緯俗之英聲馳管樂或濟時之器價逸蕭張德宰帝師材堪棟輔者必當任之不次

二年二月詔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牧守各舉所知或勇冠三軍翹關拔山之力智兼百勝緯地經天之

才緼奇策於良平馳功績於衛霍蹤二起於吳白軌雙李於牧廣賞纖善而萬衆悅罰片惡而一軍懼如有此色可精加採訪各以奏聞

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 韓思彥及第

五年六月詔内外官四科舉人或孝悌可稱德行夙著通涉經史堪居繁劇或游泳儒術沉研冊府下帷不倦博物馳聲或藻思清華詞鋒秀逸譽標文雅材堪遠大或廉平處事强直為心洞曉刑書兼包文藝者精加搜

訪各以名薦

龍朔三年八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巖藪幽素之士

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及第

二年十月令天下諸州舉鴻儒碩學博聞強記之士

上元三年正月詞殫文律科崔融及第

儀鳳元年十二月詔或孝悌通神遐邇推敬或德行光俗邦邑崇仰或學綜九流垂帷覩奧或文高六義下筆

成章或備曉八音洞該七曜或射能穿扎力可翹關或丘園秀異志存栖隱或將帥子孫素稱勇烈亦有婆娑鄉曲負材傲俗為譏議所斥陷於跅弛之流者各以名聞

二年十二月詔或才藴廊廟器均瑚璉體王佐之嘉猷資公輔之宏量或奇謀異筭决勝千里或投石拔距勇冠三軍或謇諤忠量志存規弼或繩違糾慝不避權豪或威惠仁明堪居牧守之重或公正廉直足膺令長之

任咸宜搜訪具録封進

調露元年七月詔或孝悌純至感於神明或文武兼資材堪將相或學藝該博業標儒首或藻思宏贍辭擅文宗或洞曉音律識均牙曠或深明歷數妙同京管者咸令薦舉

永隆元年岳牧舉　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

則天垂拱四年十二月詞標文苑科　房晋皇甫瓊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　彭景直及第　抱儒素之業科

李文尉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狥節寧邦科薛稷冠玭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張河及第

萬歲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絶倫科蘇頲崔玄童袁仁敬何鳳孟兼禮洪子輿盧從愿趙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　疾惡科馮石及第

長安二年龔黄科馮克麾及第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九品以上及朝集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二年二月令舉天下鴻儒碩學之士是年有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啟心魏愔盧絢張文成褚璆成廙業郭隆趙不為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晁良身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瓌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寇泚盧怡呂恂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侯銘及第茂才異等科王敬從盧重玄及第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制舉有能明三經通其大義者能宗一史知其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辯其聲象者博雅造曲度知六律五音者明韜略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聰於受顧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試以聞

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李俊文及第

太極元年二月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將軍及邊州都督刺史一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各舉堪充將帥者一人又有文經邦國科韓林及第藻思清華科趙冬曦及第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璘之及第道侔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杜昱張子斷張秀明常無名趙居正賈登邢巨及第

二年六月詔其諸州有抱器懷才不求聞達者訪名聞奏

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咸令

自舉其年有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孫逖及第良才異等科張閏之崔翹及第

五年二月詔有嘉遁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薦

是年有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允元達奚珣及第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廷誨及第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識及第

七年文詞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九年正月詔曰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孫吳可以運籌

決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搴旗或臨戎却寇堪為一
保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實
十一年正月丁卯制其有沉淪草澤抱德棲遲並委府
縣搜揚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自謙及第
十五年二月制曰草澤中有文武高才者聽詣闕自舉
是年應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衡及第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吳翬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詞科鄭昉閻韓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正月詔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以下清官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推挽者本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是年舉王霸科劉璀杜綰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廣琛及第

二十七年正月制令諸州刺史舉德行尤異不求聞達者

二月制草野閒有殊才異行文堪經國者所由長官以禮徵送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詔有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或有軍謀越衆或武藝絕倫者具以名薦是年有舉文詞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

六載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載二月詔其博通墳典洞曉玄經清白著聞詞藻宏麗軍謀出衆武藝絶倫者任自舉是年舉詞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肅宗至德元載七月詔有直言極諫才能宰牧文詞博達武藝絶倫孝悌力田沉淪草澤聽詣闕自陳

二載十二月詔其有文經邦國學究天人博於經史工於詞賦善於著述精於法理軍謀制勝武藝絶倫並任於所在自舉委郡守銓擇奏聞不限人數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員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武藝文才俱堪濟理者亦任狀舉其或文之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以集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取亦任通策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詔有懷才抱器安貧守節養素丘園爲衆所知者具以名聞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術通博文詞雅麗政理優長各以名薦

永泰元年正月制孝悌力田懷才抱器遺逸未經薦達

者各委州府聞奏親當策試

大厯元年十一月制天下有安貧樂道孝悌力田者具以名聞朕當親自策試

二年應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

五年六月詔内外文武官及前資官六品以下并草澤中有碩學專門茂才異等智謀經武諷諫主文者仰所在表薦

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德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即位六月詔天下有才業尤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具以名聞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及以經學優深文詞清麗軍謀宏遠武藝殊倫者亦具以名聞能詣闕自陳者亦聽

建中元年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直樊澤呂元膺及第）文詞清麗科（奚陟梁輔劉公亮鄭封吳通玄及第）經學優深科（孫玭黎逢李隨及第）高蹈丘園科（張紳衡良儒蘇哲及第）軍謀越衆科（夏后審平知和鄭儋凌正周渭丁悦及第）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郭黄中崔浩李收及第）

貞元元年九月詔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即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即優與處分第五等人即與處分是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邵裴復柳公綽歸登李直方崔邠鄭敬魏弘簡沈廻元稷徐兖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及第識洞韜畧堪任將帥科許贊及第

四年正月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高蹈不仕隱居巖穴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以名聞親當策試

是年四月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夔崔農史牟

陸震柳公綽趙修徐弘毅韋彭壽鄒儒立王乃杜倫元易正真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

堪任縣令科李英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張皓及第

九年十一月制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常叅

官及州府長史各舉所知當親策試

十一年十一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珣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弘毅崔羣皇甫鑄王仲舒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林丘潁及第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朱潁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

叔李景亮及第

十一年三月諸州准制薦隱居丘園不求聞達蔡茂等九人並授試官令給公乘赴京到日量才叙用

憲宗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琯羅讓崔護薛存慶韋珩李瑞元修蕭俛傅師朱宿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二年正月制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

以理人委内外官各舉所知當親自策試

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芑陸亘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十四年七月詔諸色人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内外官各舉所知當親自策試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詔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是年十二月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嚴寵任畹呂述姚中立韋曙李回崔瑕崔龜從韋正貫崔知白陳玄錫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崔鄲及第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卿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玄及第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詔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人師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材任邊將者委常參官并諸道節度使

觀察諸州刺史各舉所知

寶歷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仲楊儉韋端符舒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擇趙枧裴暉韋繇李昌實嚴封李涯蕭夷中馮球元晦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韋正貫及第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裴儔侯平章及第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制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

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休裴素李郃南卓李甘杜牧馬維鄭亞崔博崔興王式羅邵京崔渠韓賓崔慎由苗愔韋昶崔璵崔謙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宋昆及第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鄭冠李式及第

開成元年正月制其有藏器俟時隱身巖穴奇節獨行可激風俗者各以名聞

梁太祖開平三年制其有卓犖不羈沉潛用晦負王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興機籌可以制度經術可以辯疑旋具奏聞然後試其所

長待以不次

四年九月詔如有卓犖不羈沉潛自負通王霸之上畧達文武之大經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以不次委以非常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中書奏尚書禮部貢院中當司奉今月六日勑吏部流内銓狀據白院狀當司先准禮部貢院牒據成德軍解送到前進士王蟾狀請罷攝梁州司功參軍應宏詞舉前件人准格例應重科合在

吏部其王蟾并牒解送吏部請准例指揮者當司具狀
申堂奉判送吏部分析近年事例如何者伏縁近年別
無事例今撿登科録内為偽梁開平三年應宏詞科二
人前進士余渥承旨舍人李After考官二人司勲郎中崔
景兵部員外郎張貽憲者再具狀申堂奉判送吏部准
例指揮者其前進士王蟾應宏詞考官試官合在流内
銓申請者前進士王蟾請應宏詞伏自近年以來無人
請應今詳格例合差考官二人又緣只有王蟾一人獨

應銓司未敢懸便奏請差官者奉勑宜令禮部貢院就五科舉人考試者伏以舉選公事皆有格條准新定格節文宏詞拔萃准長慶二年格吏部差考試官二人與知銓尚書侍郎同考試聞奏又准格節文內准太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勑應禮部諸色貢舉人及吏部諸色科目選人凡無出身及未有官只合於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其請應宏詞舉前進士王蟾當年放及第後尋已關送吏部訖若應宏拔例得

南曹判成即是科選選人事理合歸吏部況緣五科考試官只考學業難於同考宏詞者奉勑王膽宜令吏部准往例差官考試

長興元年八月三日尚書吏部奏據禮部貢院牒送到府試請應書判拔萃前虢州盧氏縣主簿張岫親書紙内對六節判四通二粗准例及第五上等其所試判令錄奏聞奉勑宜令所司今後吏部所應宏詞拔萃宜並權停

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制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世莫不訪賢良於仄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庭之間帝王親試其或大裨於國政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於茲得人者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欝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弃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縶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

前資見任職官黄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歲貢舉人試例差官别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内成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時兵部尚書張昭上言請興制舉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貢舉部

對策

自西漢之世始詔有司詳求俊茂親臨策問受其條對故當時之論以晁董為稱首焉其後鼉孤竝進賢能閒出彬彬儒雅見稱前史得人之盛偕乎三代觀其奮發智慮講求理道仰稽於前訓俯流乎嘉話信魁偉博達

之士哉唐室全盛豪傑迭奮亦嘗當戶牖之法皇躬旰昃而前席故其讜言與論有可尚焉若乃授經義以斥時病貢忠規而箴王闕吐發憤懣宣導壅閼誠哲王之所樂聞者焉

漢晁錯為太子家令孝文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帝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施延也音弋豉切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比音頻寐切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從音子容切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矣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字或作帥音所類切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師其志以選賢良明

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輔朕之不逮二三大臣之行當此三道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師志

毋怠晁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竈夏侯嬰子也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公孫昆邪也昆讀曰混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眛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黄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黄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莞子而為五霸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古之傳若高皇帝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

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寔等迺以臣錯充職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畧切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

光風雨時膏露降甘露凝如膏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雒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

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霸之臣明之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霸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禄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

之位自行若此可為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顧酬也若今言僱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服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

可謂平正之吏矣主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霸之所以得安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霸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霸而賜愚臣策曰輔朕之不逮愚臣何

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主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讀曰嗜慾亡極民力

罷盡賦斂不節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羣臣諂諛驕溢縱恣不顧禍患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内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倡讀曰唱絶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

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覆蔭也露膏澤也）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嬈煩繞也音如紹切）寛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孥非謗不治（非讀曰誹）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賓禮長老愛䘏少孤辠人有期（罪人各以輕重不逃亡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後宮出嫁尊賜孝弟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

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霸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

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者意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

惟錯為高第

董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褎弋授切盛服貌也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

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

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夀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
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祜享神鬼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
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
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别其條勿猥勿并猥積
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
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其兩切此下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

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讀曰旋速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繇讀與由同繇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著明也易音弋豉切著音竹筋切）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繇讀與由同）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

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絫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

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畜讀曰畜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盭古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

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以卒

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敎（陽成歲尚德不尚刑也）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敎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敎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敎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

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天地未應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歳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顓與嫥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歳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

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也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

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

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昗與昃同不暇食而宇

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

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

哉或曰良玉不瑑瑑謂刻為文音篆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端

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式用

也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

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虖讀曰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

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立本任賢今朕親
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
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隂陽錯
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混
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
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
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
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無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

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殂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能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萬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

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而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橐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

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偽飾

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憯痛也音千感切)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

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

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恵寛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册之制曰盖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

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恒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

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

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則有父子兄弟之親出則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

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朕虛心以改臣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

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摩情性察摩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殘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

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道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捄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

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

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虐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囂讀與嗸嗸同音敖嗸嗸衆愁之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朘音楦謂轉寨踧也）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數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

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
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
夫紅女利虖（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
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
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
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
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倣之逺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士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檐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較之官（較音校下教切）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公孫弘菑川人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

士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徴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甞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大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隂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胡各切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雒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岐喙音許穢切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

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
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
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緜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
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
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
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
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
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

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言有次第也逡音七旬切其字從延）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

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令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而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

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雒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

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孽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大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

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也（馴順）至可牽持駕服惟人之從（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

不累日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切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好音呼到切惡音一故切朞年而變臣弘尚切遲之帝異其言

册府元龜卷六百四十六